

《红楼梦》服饰的衣料探析

文 / 陈东生, 甘应进, 王 强

摘 要:衣料是服装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是服装的载体,服饰衣料的运用反映了一个民族纺织印染技术的发展和文明程度。从《红楼梦》中所描写的服饰衣料的种类入手,进而分析清代的服饰审美观和纺织印染技术,以及红楼服饰衣料对现代服装面料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红楼梦;服饰;衣料

中国的服饰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服饰衣料品种繁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服饰衣料就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峰,到了清代,服饰衣料的运用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红楼梦》中人物服饰材质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棉、毛、丝、麻及一些外来衣料织物都有相当详实的描写。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指出:“《红楼梦》描述清初丝绸锦绣及各种外来纺织品在衣着和服用中的应用,除部分材料近于子虚乌有,大部分都还可以从故宫博物院藏品中发现并保存得完整如新”。^[1]可以说,《红楼梦》中的服饰衣料描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清代服饰衣料的种类及特征。

服饰面料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技术发展水平,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反映了这一时代的意识形态、政治状况、道德标准和经济制度。时代的兴与衰,人们观念的开放与保守,往往会伴随着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同时也伴随着服装面料的色彩与风格的变化。笔者曾就《红楼梦》服饰色彩进行了探析,^[2]本文从《红楼梦》人物的着装入手,分析清代的服饰

用料与人物的身份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探讨服饰用料与社会制度、与审美观的关系,并论证了清代纺织印染技术的发展。

1 红楼衣料种类分析

1.1 丝织品

自远古以来,中国的衣料,不论是葛麻还是丝绸都曾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尤其是丝绸纺织品,曾长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秦汉时期一件薄如蝉翼的素纱禅衣,重量只有49克,足见纱的细韧。《红楼梦》中荟萃的丝绸品种有缎、锦、纱、绸、绢、绫、纨、绉等十几种,但衣料主要以较挺括的绸、缎、锦、绫等为主,衣饰多用纹锦、缂丝等。

1.1.1 纱

人云“方孔曰纱,椒孔曰罗”。通常认为,“纱”是一种质地比较轻薄、纱线组织比较稀疏的丝绸织品。自古以来人们就常以“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比拟轻薄柔软的纱罗。实际上,纱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其丝的直径较细、密度较小。通常,“纱”分为两类,一类是红纱、绿纱、白纱等用普通平纹纱染色

基金项目: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建设重点项目(闽教高(2009)8号:SHZ09003)

作者简介:陈东生,博士,闽江学院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教授,江南大学博士生导师;甘应进,闽江学院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教授;王强,闽江学院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讲师

而成;另一类如绉纱、纳纱等由普通平纹组织变化而来的变化平纹纱。^[3]

纱在古代是夏季普遍使用的衣料,“衣必华,夏必纱,冬则裘”就是古代的说法。^[4]《红楼梦》中贾母称纱罗为“软烟罗”、“霞影纱”,纱罗在贾府也只是一般的织物。如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阿凤的装束就是白纱褙子加藕荷长裙。再如刘姥姥离开贾府之际所收礼品为“实地子月白纱”,其颜色近于浅蓝白色,质地为纱中厚密的,平儿说用作衣服里子。从《红楼梦》中的这些描述,可以看出纱在当时已经或用于内衣,或用于棉衣夹袄的里子,已经算不得是什么高贵面料了。

1.1.2 绸

“绸”在汉代以前称“帛”,或被称为“缙”,专门用来特指以粗丝织成的大幅平纹丝织物,其质地比较紧密,手感比较柔软,风格比较粗犷豪放,活泼而自然,带有珍珠般的光泽,多用于士庶阶层。后来到了清代,绸料成为不论男女都可用的面料,广泛被用于袄、褂、裤、裙等。

绸在《红楼梦》中分为四大类,有茧绸、宫绸、绉绸等。茧绸,通常属于较低档的丝织物,原料一般为柞蚕丝,丝质较粗,多为粗民选用。宫绸,属于较高档的丝织物,多为宫廷用绸,极其考究,如“花宫绸一匹需工十二日”^①。绉绸,也称洋绉,即现代的绉,绉绸亦属上等丝绸,似罗而比罗疏,似纱而比纱密,可用于皮革服饰的面子料,如四十二回“贾母穿着青绉绸‘一斗珠’的羊皮褂子。”还有第三回中王熙凤穿的“翡翠撒花洋绉裙”,第六回凤姐的“大红洋绉银鼠皮裙”,以及第九十二回凤姐的“大红洋绉裙”,不同档次的绸显示着穿着者高低贵贱的身份地位。

1.1.3 绫

在清代,绫作为高档衣料被广泛使用。“绫”是在斜纹地组织上起斜纹或纬(经)浮长

花的丝织物,质地轻薄柔软,外表光滑平整,因为表面有如同冰凌之理,故称为绫。绫出现约为西周到战国时期,汉绫一般以散花绫和几何纹绫为主饰,唐宋时期为发展盛期。唐宋规定以绫做官服,当时是仅次于锦的高档丝织品。^[5]唐制的袍服通常以绫别示等级,可见当时绫作为高档纺织品的重要地位。^②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缭绫》诗,通过“念女工之劳”既写出了缭绫的生产过程、工艺特点,也从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唐代丝织品所达到的惊人水平。

作为高档的衣料,“绫”在《红楼梦》的人物服饰中数次出现。第三回宝玉的日常穿着是“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再如第八回宝钗穿“葱黄绫棉裙”。还有第二十六回袭人穿着“白绫细折裙”。第六十二回香菱、豆官等五六个人斗草,香菱的新裙子被地面上的水沾湿,后来宝玉看到说:“怎么就拖在水里了?可惜这石榴红绫最不经染。”这里的“石榴红绫最不经染”是说红绫经水易落色并出现水渍,^[6]可见绫在当时的使用已相当广泛了。

1.1.4 缎

缎是指采用缎纹组织的丝织物,它源于唐代,普及于宋后,先染后织,质地厚实,因其织物的一面平滑且光泽,故在《红楼梦》中被形象地称之为“闪缎”。自宋元到明清,丝织品不断扩大规模和优化品种。北宋时期创制了缙丝,南宋时期出现了织锦缎,到了明代又出现了锦上添花的妆花缎。至明清时期,缎纹织物的提花技术得到高度发展,成为高级丝织品中的流行品种,用作男女礼服的就有妆花缎、素缎、闪光缎、织金缎、暗花缎等。

缎类衣料在《红楼梦》服饰中出现频率之高,出现品种之丰富,在《红楼梦》的丝绸织物中属于首位。缎,通常多用于衣褂、披风及背心,缎纹织物的质地平滑,手感细腻柔软。《红楼梦》中丫环、媳妇们穿的背心的通用面料是

青缎,这是一种黑色的普通缎料,运用最广泛。另外,《红楼梦》中的青缎还是制靴的主要面料,如第三回中贾宝玉的靴子就是比较有特色的“青缎粉底小朝靴”。

妆缎,亦称妆花缎或云锦(狭义意义上的云锦),在元、明、清三代为“上用缎匹”的一种,为宫廷用丝织品。^③清代的江宁织造府,每年都大量织造妆花缎供给朝廷使用。妆花缎,既可用于衣料(如龙衣、蟒袍),还可用于桌围、椅垫等其它实用品。

洋缎在《红楼梦》中也屡有出现,第三回中王熙凤初见黛玉时上穿“大红洋缎窄根袄”,宝玉则穿着“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从贾府与宝玉在小说中的地位,足可见倭缎在当时是珍品,是倍受青睐的面料。以倭缎做成的“倭缎排穗褂”是当时一种布料与样式结合得很好的衣物。倭缎是衣料,但在当时倭缎首先是宫廷、权力的象征,其次财富的象征,所以这种倭缎只被贵族服用,与平民无缘。^[7]

1.1.5 锦

汉代刘熙《释名》谓:“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金从金帛”。锦字由金与帛两字组合而成,表明了最初人们对锦的理解和解释,即锦是多色线织出各种彩色花纹的高档丝织品。织锦的织物组织,在汉代就有经锦和纬锦。到了唐代,纬锦显花织物就比较常见了。至宋代,纬显花组织的缂丝织物得以发展,其织物具有的正反面一样的花纹。到了元代,织锦开始添用金银丝,使纬纹可以显花,织锦显得更为堂皇富丽。明代时的织锦,如苏州的盘缘锦和卉纹锦,都是纬显花组织的织物,织锦布面匀整,织锦质地柔软。

织锦,在古代丝织物中具有极其重要且特殊的地位,是封建贵族使用的高贵纺织品之一。《礼记·玉藻》中记载:“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锦在清代属于高档面料,如《红楼梦》第一

百零九回提到:宝玉“连忙把自己盖的一件月白绫子锦袄儿揭起来递给五儿。”清代服饰主要以绸缎及毛织物为贵,而织锦只是用作枕、锦匣、靠背等,或作为衣饰的镶边。如第六回“靠东边板壁立着一个锁子锦靠背与一个引枕(锁子锦是用金色丝线织成锁链形图案)”。还有第三回“炕沿上却有两个锦褥对设。”第九十回“一条宝蓝盘锦镶花绵裙”,以及第九十二回“原来匣内衬着虎纹锦”。

1.1.6 刻(缂、克)丝

刻丝工艺始创于隋唐时代,宋代达到鼎盛,元代几近灭绝,到了明代再得恢复,清代乾隆时期再达昌盛,并且品质精美,多用于服饰陈设等,属珍贵的丝绸珍品。刻丝织品质地厚重,是以生蚕丝为经线,彩色熟丝为纬线,采用通经回纬方法织制的具有两面如一图案的平纹织物。基于图案花纹需要,纬丝与经丝交织不贯通全幅,而用多把小梭子按图案色彩分别挖织,使织物上的花纹与素地、色与色之间呈现刀具镂刻断痕的形象,效果别具一格。

刻丝在《红楼梦》中频频出现,黛玉有“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王熙凤有“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石青刻丝灰鼠披风”等。至清代刻丝业中心移至苏州一带,甚至所用彩色纬丝的颜色已经多达6000种,采用刻丝法进行临摹的名人字画,工艺精湛、形象逼真,至今仍然被作为不可多得的工艺品收藏。

1.2 皮革制品

凡是用兽毛皮制成的衣服,统称为裘。贵重的如貂皮、狐皮,便宜的如羊皮、鹿皮,价格的等级约有百种之多。周代有司裘一职,从事王、侯、大夫的裘皮大衣制作等管理事项。

清代从关外传来的习俗讲究穿皮货,但并非任何人都可随便穿着。《红楼梦》人物时常穿着贵重的毛皮衣物,充分反映了贾府的富有、奢华。如第十九回“当下宝玉穿着大红金蟒狐

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宝玉穿着的箭袖及外褂通常为狐腋毛所制，女子的外褂用料不一，有灰鼠、沙狐皮、银鼠、羊皮等。如第四十九回史湘云“穿着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褂。”再如第四十九回宝玉的“哆罗呢狐狸皮袄”、宝琴的“凫靛裘”。另外袄面用毛皮制的也较多，如第八十九回黛玉“身上穿著月白绣花小毛皮袄，加上银鼠坎肩”。毛皮制品有银鼠皮、狐皮、灰鼠皮等，男女都可穿用。

实际上，按照清朝规定，除公服外，男子可以按照父亲的品级着装，妇女可以按照丈夫的品级着装，但朝廷要求妇女“不重裘”，提倡俭朴，所以《红楼梦》中的女性着装都是银鼠、天马等的皮制品，只有风领、雪帽等小件物品可以使用貂皮制品。作为奴仆、袭人探家时穿着银鼠袄儿、灰鼠褂子，似有定制。^[8]

1.3 毛织品

《红楼梦》服饰出现较多的一种毛织品是哆罗呢，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精纺毛织物，还有如第一零五回抄家时没收的“洋呢、哔叽、姑绒、天鹅绒”等呢料。如第四十九回宝玉的“哆罗呢狐狸皮袄”、李纨“穿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第五十一回“把一个玉色绸里的哆罗呢的包袱拿出来”，第五十二回“宝玉身上穿着荔色哆罗呢天马箭袖”等。哆罗呢是舶来品，它是一种价格昂贵、阔幅的呢绒。清初的西欧一些使节来华时，经常进献的礼品多事哆罗呢绒。如顺治十三年和康熙六年，荷兰国两次进献礼品都有哆罗绒。

《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有“氍毹三十卷”，这氍毹实为手工织成的毛呢，也叫藏毛呢。氍毹原为藏族人民以手工制作，细密平整，质软光滑，作为衣料或装饰的优质毛纺织品，是加工藏装、藏靴、金花帽的主要材料，在藏族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占地位如内地的棉布一样重要而普及。

在《红楼梦》出现的毛织品，还有《红楼梦》第八回中黛玉所着的“大红羽缎对襟褂子”，以及《红楼梦》第四十九回中黛玉罩“大红羽纱面白狐狸的鹤氅”等。这里的羽缎、羽纱同属舶来的毛织品。从《红楼梦》中黛玉的大红羽纱面鹤氅、宝玉的雀金呢面、宝钗的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帮丝的鹤氅，足见贵族对洋货的爱好。^[9]

实际上，《红楼梦》中出现的毛织品还有很多以禽类羽为原料的毛织品，如《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中贾母命鸳鸯“把昨儿那一件乌云豹的氅衣给他（宝玉）”，一边解释道：“这叫作雀金呢，这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前儿把那一件野鸭子的给了你小妹妹，这件给你罢。”中国很早就用禽类羽毛纺成纱，制成裘御寒保暖，也有织成罗、锦、缎等高档品供上层妇女做衣裙用。周志元在“马王堆一号汉墓锦饰内棺装潢研究”一文^[10]中考证羽毛贴花绢就是用鸟类绒羽结合素绢织物而成的一种手工艺品。吴世昌曾在“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羽毛贴花绢’到《红楼梦》中的‘雀金呢’”一文中对雀金呢进行了考证，确认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利用鸟毛制的服装有十多种，认为《红楼梦》中说它是俄罗斯国的产物属附会之谈。

1.4 棉纺织品

古代的中原没有棉花，但到元代逐渐多了起来，明代棉花被广泛种植，因而棉布较普及，无论贵族和平民都穿用。清代的棉织业以传统的手织生产为主，所产除自足外还大量出口。《红楼梦》中的人物服饰材料，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的棉纺织工具与棉纺织技术的水平。如第四十回“凤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大红棉纱袄子襟儿拉了出来”，第五十八回“那芳官只穿着海棠红小棉袄”，足见《红楼梦》时代已经有了较丰富的棉衣料。

在《红楼梦》中，衣料用布还大量出现有洋

布。如第二十八回中蒋玉函赠给宝玉而后落到袭人处的茜香国汗巾,第四十回凤姐“手里拿着块西洋布手巾”,第五十九回黛玉用以包裹匙箸的洋巾等,这些都是《红楼梦》写到的进口棉织品。其实,这些洋布就是一种白色的细布,因其“薄如蝉纱,洁比雪艳”而优于国产布,所以被视为珍奇物品而受人青睐。

2 红楼衣料与审美观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衣料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转变。中国古人的服装审美意识,除了深受封建等级制度“礼”的种种限制外,还闪烁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光辉,儒家、道家等思想都对古人的审美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无论是商代的“威严庄重”,周代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代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代的“丰满华丽”、宋代的“理性美”、元代的“粗壮豪放”、明代的“敦厚繁丽”、清代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意识倾向和思想内涵。^[11-12]每一时期的服饰审美意识倾向、审美意识也并非凭空产生的,它必然根植于特定的时代。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堪称是一个服饰的审美家。曹雪芹出生在祖辈连任“织造”的家庭,见多识广、知识渊博,从小就在纺织服饰文化方面获得熏陶,具有精深的服饰美学造诣。《红楼梦》中人物崇尚服饰衣料的奢华和现代人崇尚的简约穿着方式大相径庭。如《红楼梦》第三回中宝玉穿“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又如《红楼梦》第九十回中凤姐“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银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罩翡翠撒花洋绉裙”。可见,红楼人物的穿着可谓富丽堂皇、艳丽非常,与 modern 人对服饰的审美情趣迥异。

此外,《红楼梦》中对服饰描写赋予了表征人物个性的处理。从黛玉的服饰上,曹雪芹笔下表现其自然纯洁、清新不俗。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中黛玉罩“大红羽纱面白狐皮里的鹤氅”,束“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穿“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大红鹤氅”和“红香羊皮小靴”与银雪辉映,显得黛玉光彩鲜美,再加“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凸显生气勃勃,其形象变得更加灵动活泼。曹雪芹笔下对宝钗的服饰描写很少,但她温柔娴静、含蓄矜持、成熟稳重个性仍然可以通过服饰及其衣料之描写看出来。如《红楼梦》第八回中宝钗头挽“着漆黑油光的蟹儿”,身着“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这身半新不旧的装束配以蜜合、银鼠、葱黄之暖色凸显她安分随时、温柔随和的性格,符合她不争奇不斗艳的大家闺秀风范。凤姐是《红楼梦》中的重头人物,她第一次出场就“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鱼比目玫瑰骊;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银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从上到下王熙凤的服饰整体色调以金色为主,上衣为珍贵的“洋缎”,下衣为高贵“洋绉”,凸显她的富贵与奢侈,暗示了她在贾府中的显赫地位,表现了她的虚荣和贪婪。

3 红楼衣料与纺织技术

清代,纺织和印染技术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一点从《红楼梦》中人物穿用的琳琅满目、富丽堂皇的服饰衣料就可以看出。丝织绣染及各种手工艺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红楼梦》中列举的丝织品种类繁多,纺织品的大量出现反映了清代的纺织技术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清代在南京设立的“江宁织造”,此机构为中国织锦水平最高的皇家工场。

曹家三代人任江宁织造达 58 年之久,曹雪芹就是诞生和生活在“江宁织造”内,耳闻目睹了这个织造世家所发生的一切。因此,他笔下得王熙凤穿的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袄、贾宝玉穿的二色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等就不乏是以南京云锦为蓝本。此外,如清代粉红色纱绣海棠花纹单氅衣是年轻的后妃夏日穿用的便服(元春省亲时所穿),因为面料轻薄,绣工的精致显得尤为重要,这件制绣的氅衣,用手抚摩几乎感觉不到刺绣凸浮于纱地表面,工艺之精湛可谓妙手天成。芝麻纱面料的纱孔细密通透,代表着清代纺织技术的高超水平。如透过黛玉的眼睛所见宝玉的母亲王夫人卧室,“临窗大炕上铺着猩红洋毯,正面设着金线蟒引枕,秋香色金线蟒大条褥。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左边几上摆着文王鼎,鼎旁匙箸香盒,右边几上摆着汝窑美人觚,里面插着时鲜花草”。“洋毯”、“引枕”、“大条褥”都是可以代表当时最高织造技术的纺织品。这些有着鲜明个性色彩、风格特异美丽图案的纺织品,互相融合相映衬,组成一个十分和谐室内空间整体,给人相当悦目与舒适。这种室内装饰纺织品体现出来的传统美,至今仍旧为一些宾馆采用。

4 结束语

服装是时代的代名词,而服装的时代首先就表现在所选择服装的材料上。服装面料的功能性、艺术性、表现力等,是服装设计师个性设计和服装穿着者外在审美的物质载体。《红楼梦》对于织物衣料的描写是真实的,《红楼梦》服饰的衣料运用是鲜活的,研究《红楼梦》服饰及其衣料,对我们了解十八世纪的中国纺织印染技术,发掘和弘扬祖国丰富的服饰文化遗产,进行服装纺织品的现代开发,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清代的苏州织造局志》卷七中载有八庵花宫绸、八庵素宫绸等名目,“花宫绸一匹需工十二日。

②《唐书·舆服志》:“高祖制六品以上服双钁绫,色用黄。”当时还规定三品以上所服之绫,以鹤衔草为纹,六品以下者小窠无纹,看到所服的绫纹即可了解为官的等级。

③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简介》:“妆花和织金锦,是南京传统丝织品工艺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品种。明、清以来,妆花和织金锦在御用贡品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自帝王后妃的御用服饰,到宫廷帷幔自曼垫榻的装饰;从内廷书画、寺庙佛经的装潢,到对外国君臣使节的赠赏,都大量地使用这两个品种。”

参考文献:

- [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491.
- [2]陈东生,甘应进,覃蕊,王强.《红楼梦》服饰色彩探析[J],红楼梦学刊,2007(1):218-230.
- [3]赵瀚生.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M].台北:台湾省商务印书馆,1994:40-49.
- [4]李军均.红楼服饰[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33.
- [5]赵丰.中国丝绸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8.
- [6]张秉旺.“不经染”一不禁黻[J].红楼梦学刊,2004(2):342-343.
- [7]张哲俊.《红楼梦》与清代小说中的倭缎[J].红楼梦学刊,2003(4):171-178.
- [8]韩梅.浅析《红楼梦》中人物的服饰及其时代特征[J].明清小说研究,1999(1):59-64.
- [9]于波.《红楼梦》中织物考辨[J].红楼梦学刊,2005(2):325-333.
- [10]周志元.马王堆一号汉墓锦饰内棺装潢研究[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1):91-96.
- [11]白玉英.中国古代服饰审美思想的成因[J].文物世界,2004(6):421-423.
- [12]陈东生,甘应进,周丽艳,覃蕊.清代满族风俗与《红楼梦》服饰[J].太原大学学报,2006(3):8-11.

(收稿日期:2013年7月30日)